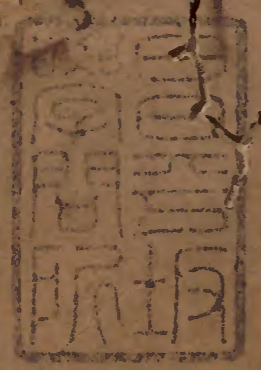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宋紀

光宗

寧宗

紹熙 五

慶元 六

嘉泰 四

開禧 三

嘉定

自元年至五年

三十九之四十一

漢書門類	二一七六	二一七六	二一七六	二一七六	二一七六
函號	九六	八九	八四	七九	七四
架冊	五	四	三	二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一七六	二一七六	二一七六
函架	冊架	五	四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6
	冊數	20	( 13 )
	函號	284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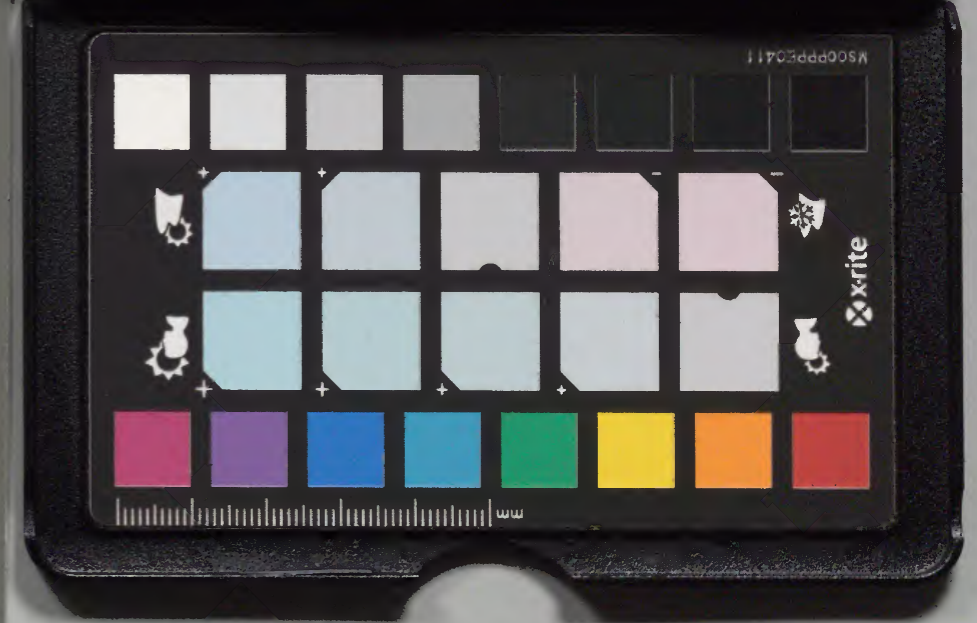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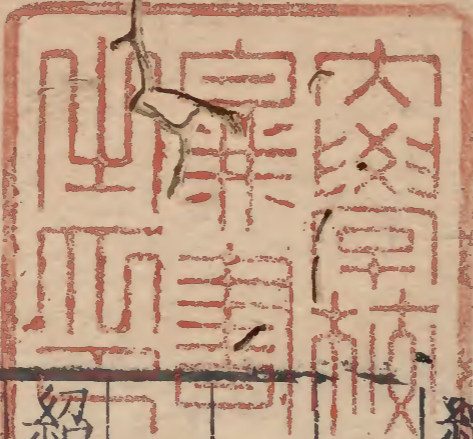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宋紀三十九

起紹熙庚戌三月甲寅九月

光宗循道憲仁明

功茂德昭文

順武聖拓

孝皇帝

淺草文庫

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二月辛亥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  
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其可畏也本朝  
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莫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

於慶曆嘉祐盛矣不<sub>三</sub>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  
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於至時聞有譏  
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sub>四</sub>其復來則朋黨  
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非其去紹聖幾  
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之巨初無好惡之  
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  
直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因憤懣而  
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恐<sub>五</sub>欲熄將來之禍

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  
國是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  
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  
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  
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  
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  
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  
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士也君子  
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  
而天下以道學為謹避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為第

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備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秋七月乙卯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丙戌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紹熙二年春二月癸未班會元曆。三月丙辰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冬十一月

壬申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白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

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  
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  
責后后怨愈深

紹熙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帝  
疾瘳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  
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  
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  
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  
以爲憂夏四月乙卯以丘宗爲四川制置使初留  
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

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  
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性辭奏曰臣入蜀後  
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  
定諸軍許之六月辛丑以陳騃同知樞密院事騃  
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  
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  
習則賄賂行不求謹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  
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  
時病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  
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

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  
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  
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  
通 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  
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  
十人 是歲諸路大水

紹熙四年春三月辛巳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騏叅知  
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  
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  
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

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癸  
巳帝從壽皇皇后幸聚景園 初設經童科胥持  
國以經童入仕為太子祇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  
及即位遂用為叅知政事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  
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密術干之又多遺  
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籍外廷為重乃數稱  
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  
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  
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  
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

族膏韜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廷筠等五人皆  
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爲  
楊趙後爲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  
部尚書廷筠博學知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喜談  
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  
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  
益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也蓋以  
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曰請闕上書極言時事因  
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特然震動欲榜朝堂以

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曾覲聞而欲見  
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言亦惡其言切直交  
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  
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  
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  
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  
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晬面盎  
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  
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  
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宵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

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  
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二  
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  
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  
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  
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  
間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  
一夕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命總領財賦楊  
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擢總其軍以殺吳氏之  
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帝念浙東副

總姜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  
乞罷不報六月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  
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  
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  
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賜賚及告勅乞  
歸田里亦不報 戊申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  
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  
定省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  
剴切彌縫積密人無知者秋七月乙丑以趙汝愚知  
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



廟北面再拜。帝與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

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人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

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留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諭旨乃復入復命姜特立還浙東十一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紹熙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畢華宮以壽聖皇太后后壽八十詣慈福宮行慶禮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

癸酉壽皇不豫 癸未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

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金購求遺書 自壽

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夏四月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二心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

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省定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干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晏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在

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文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疾大漸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

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等  
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  
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  
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益言壽皇  
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  
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請重華宮問疾許之至  
至宮壽皇爲之感動六月戊戌壽皇崩年六十八  
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  
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  
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宰相乃率百官

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玠  
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  
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  
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  
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  
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  
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后而立之  
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稱首自  
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廷之孝未有若

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尊壽聖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秋七月丁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扶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

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辛酉遂以肩輿五鼓逝去壬戌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

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

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騃余端禮亟命殿前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

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  
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  
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  
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  
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  
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  
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  
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老今中外人人憂亂  
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  
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

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  
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  
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  
然汝愚之力也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  
卿佐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  
嘉王邸至是立爲后丙寅大赦改元己巳以趙  
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  
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留正旣去及帝即位以爲  
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  
趙汝愚復以爲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

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詔求直言留正至趙汝愚乞免兼叅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辛巳乃命爲樞密使以陳騏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叅知政事壬午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殿前都指揮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鎮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

某過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侍御史章穎論內侍陳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皇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朱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八



約身通鑑卷之五十九 十三 四百〇八  
月癸巳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  
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  
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聞其弊不  
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  
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  
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  
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  
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  
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  
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

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  
之誠克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理始終不  
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  
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  
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  
當博選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  
報 甲午趙汝愚請增置講讀官以給事中黃裳中  
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敕  
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  
都堂留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

胄怒而退會留正與汝愚議攢官不合侂胄因問之于帝丙辰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趙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庚子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以京鏗簽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鏗帥蜀

趙汝愚謂人曰鏗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鏗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攽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

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  
喜復疏曰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  
愚為人疎謂其易制不以爲慮右正言黃度將上疏  
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  
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侂  
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時以  
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魯三復首謂併  
祧禧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西之位  
有旨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  
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

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  
舊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  
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爲藏  
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  
爲廟制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  
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初朱熹每進講  
敷陳開折明白可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齋竭  
無隱帝亦虚心嘉納焉至是閏月以黃度之去因講  
畢奏疏極言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  
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

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僇人裘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忠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

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既去侂胄益無所憚矣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一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二官爲宜州觀察使故怨趙汝愚益深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紵淺黃之制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聖自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

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羣臣不及  
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  
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  
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  
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葬孝宗于永阜陵  
侂冑權勢日重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  
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  
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  
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冑俱請祠帝欲兩罷其  
職陳騃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

龜年與郡侂冑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  
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冑愈橫  
巴巴陳騃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  
事騃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  
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  
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問汝愚汝愚孤  
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  
使工部尚書彥逾以有功于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  
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冑合因陛辭疏廷臣姓  
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若為陛下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九  
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牛二百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宋紀四十

起慶元乙卯盡開禧乙丑凡十一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

孝皇帝

慶元元年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韓侂胄欲逐汝

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

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

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

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

愚出浙江亭待罪二月戊寅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

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罪免不當  
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命提舉洞  
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  
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  
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  
緯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  
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  
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  
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賊中外洶洶留正棄宰  
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

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  
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  
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  
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  
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冑之姦侂  
目尤啣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  
冰劾為黨皆斥之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  
月丁巳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  
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  
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

駟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  
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  
或謂侂胄曰自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  
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  
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  
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巳未以余端  
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事謝深甫  
簽書院事 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  
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  
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

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  
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  
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在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  
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  
章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辯其非卽遭斥逐館之  
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  
以便其私必托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  
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  
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



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  
久在太學忠鯁有聞扣閣之事皆其屬業初理學  
自程顥程頤傳其徒楊時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  
李侗朱熹師侗流俗忌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  
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  
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  
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  
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  
之目善類皆不自安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上言

邪正之辯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  
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  
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  
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辯邪正詔下其章  
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  
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湛急欲執  
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  
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  
堂旣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核真僞被遷左司員  
外郎又有張貴模者精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湛復上

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冬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湛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授賜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

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鏊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叩其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金平章事完顏守貞剛忠

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  
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爲一代法其  
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  
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爲胥持國所忌故罷

慶元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禮京鏗爲左右丞相  
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  
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改文風未  
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  
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

禁准西總領張金上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  
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明詔  
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而入  
以壞既定之規矩乃除金尚書左司郎官 夏四月  
甲子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  
不愜志稱疾求罷 壬申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  
書樞密院事翥要禮部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  
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秋七月中書舍人汪義  
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  
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

舊事務在平政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力爭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群邪屏跡自御筆存救

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授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哀然言三十年來僞學顯行朝廷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

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  
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為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冬十月甲戌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  
朱熹家居自以官帶從臣職名乃上封事數萬言  
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  
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  
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橐焚之遂六奏力辭職  
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拔洵洵爭  
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監修國史胡紘未達  
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

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雉尊酒山中未為乏  
也及是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疏成會改太常少卿不  
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撫熹語孟之說以自  
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  
謂可立致富貴十二月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  
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簞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  
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禱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  
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  
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

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齋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表揚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坡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履同其于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回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州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

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充深嫉之故及於貶云

慶元三年春正月壬寅鄭僑罷夏閏六月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獎引僞學之罪侂冑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胥持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笈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皆趨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爲言者所論秋八月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

召持國叅知政事冬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吳氏崩十二月知緇州王況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差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散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王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二聘游仲鴻吳微李祥楊簡趙汝謹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臺王厚之

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慶元四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甲子葬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右諫議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

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恊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曆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同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與愈要職



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悅逢言薦為軍器監 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憫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群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闈未及閉遂俯偻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

昭九世孫與百子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曦封國公 以趙師彝為工部侍郎師彝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彝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經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已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彝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

犬吠鷄鳴耳俄聞犬聲叢薄視之乃師弄也危言大

笑聞者莫不鄙之壬宗沐曰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

之衰其士人亦豈無存用賄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

人知之是尚廉恥之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

後廉恥道盡以極于紹興慶元之間至如趙師弄許

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曰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取

而不得顯官元氣先驅又何待家古改元

之日而後左衽也冬十月金造承安

寶貨

慶元五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

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

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歸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

告汝愚時有異謀其列竇僚所言凡七千餘紙

詔下大理等以實其

之權不為

故耳相

迫不容但

胄取錄黃

之不已詔

進義副尉

學記謂學者

明聖入之道以修其身而世亦以道為

二月乙酉主管玉虛觀劉光祖撰涪州

經赦宥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

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

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

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主其議侂

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

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

四

偽以學爲毒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于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位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夏五月行統天曆先是詔造新曆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曆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曆尤復踈謬秋八月辛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九月庚寅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慶元六年春閏二月庚寅以京鏗謝深甫爲左右丞

何澹知樞密院事

三月故秘閣修撰朱熹卒時

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長短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誥小學

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洽陳淳字方子黃灝蔡沆輔廣沉元定子也著書傳夏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秋七月丁卯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蹶躄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泪沒可念坐客唯

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大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八月辛卯太上皇崩年五十有四丁酉京鏗卒鏗初為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鏗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鏗實發之癸卯擢慈懿皇后于修吉寺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議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必湏之今

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九月甲子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罪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蠟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蘓師曰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妄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

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太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且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

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  
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  
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絀削施康年亦言  
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爲少保冬十  
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辛  
卯十二月葬光宗于永崇陵攢恭淑皇后于廣教  
寺嘉泰元年春二月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焚燒  
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  
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  
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秋七月乙卯何澹罷時韓

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  
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悔前事之乖戾  
欲稍更政以消中外之議論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  
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  
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於是二月趙汝愚  
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  
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  
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  
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逾年周必大留  
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詔致仕必大復少傅正

復少保。癸巳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於公義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丙子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叅知政事。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爲皇后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

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爲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爲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盪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义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而蘓師旦周筠又侂胄所役亦得預聞國政群小滿朝勢焰熏灼。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四十一 本四百〇五

是歲大蝗

嘉泰三年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初深甫力求罷政  
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  
乃許之 帝視太學 以袁說友叅知政事傅伯壽  
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三月乙巳以費士寅簽  
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  
寅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侂冑專橫凡所欲為宰執  
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以授之惟所欲為  
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  
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

搜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  
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  
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  
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  
一爇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助  
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  
惟一死以報師主每稱侂冑為恩主恩父蘓師旦為  
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冑姦究專國自強表裏之功  
居多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辛未造戰  
艦 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尋又置澈浦水軍



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金爲北鄙阻轍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歛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三月丁卯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

月戊辰許及之罷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以張孝伯叅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先是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爲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秋八月戊午張孝伯罷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叅知政事十二月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開禧元年春三月癸未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

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太白晝見  
 夏四月戊子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  
 院事 辛卯以皇甫斌知襄陽府尋以斌為京西北  
 路招撫副使 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  
 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蘓師旦周筠以謝天下  
 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金主璟聞朝  
 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  
 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  
 世聞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  
 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 秋七月庚申韓侂  
 胄

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  
 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  
 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  
 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  
 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  
 丙寅以蘓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閣門事韓侂胄  
 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  
 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啓荅言邊  
 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  
 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蘓貴

等爲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  
建益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糈窮蹙饑  
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璟時金群  
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  
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乙巳以郭  
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丁亥劉德  
秀罷 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  
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  
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  
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優益甚朕

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  
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  
用兵益決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丘密密曰中  
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  
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  
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  
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  
密上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  
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  
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冬十二月金使太常卿趙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嬖  
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  
乞斬虜使不報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宋紀四十一 起開禧丙寅盡嘉定壬申凡六年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  
孝皇帝二

開禧二年春二月癸丑慈壽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  
內三月癸巳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  
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  
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  
所關與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廷參曦聞之及  
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

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乙巳錢象祖  
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  
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爲  
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追奪秦檜王  
爵改謚謬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金聞皇甫斌  
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  
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  
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吳曦旣得志與其  
從弟晈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爲反謀陰遣  
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千金求封蜀王

韓侂胄聞郭倪遣兵得泗州及新息褒信穎上虹  
縣五月丁亥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  
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讐蠹茲醜虜猶託要  
盟腴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  
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廷而敢爲桀鰲洎  
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  
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  
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  
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  
對嘗言其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

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戢乃改命壁云。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皇甫斌敗績于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六月甲寅。鄧友龍免。以丘密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

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秋七月辛巳。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翼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叅知政事。夏。李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廢其王。純佑自立。改元應天。未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桓宗。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穎。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

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瀘川完顏麟兵五千出來遠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

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渡即遣輿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爲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蹇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松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十二月吳曦旣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

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直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真入州城，曦因焚河池，退壁清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甲寅，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

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丁巳，金人入大散關，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達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悉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翼日，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駉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入



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丘密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劉祐持書于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

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庚午，薛叔似免。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

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預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旬贖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致魏松望見大恐疑爲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敗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合七部人凡

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末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亥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海山與蔑裡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旌白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蒙古滅乃蠻

開禧二年春正月丁丑朔罷丘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 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自稱蜀王 辛卯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

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即興州爲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潼州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楊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二月己未

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無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無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金平章政事僕散揆軍于下蔡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爲政多惠人樂爲用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

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  
 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  
 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  
 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  
 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  
 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  
 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  
 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  
 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  
 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

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  
 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其夷虜之臣邦有  
 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  
 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  
 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  
 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  
 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丙中曦  
 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  
 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  
 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

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潛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廷曦祖璘子孫出蜀

存璘朝祀三月丁丑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爲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夏四月己未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

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荅之佐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為宣撫使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為宣諭使改興州為沔州朝廷察丙與輔異丁卯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程松以罪竄澧州戊辰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癸卯金人復陷大散關 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

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 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楊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六月癸酉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荳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方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置之于獄露刃環守

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日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

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欲世爲與國即盡割大江爲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大師頭耳侂胄大怒九月壬午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與欲



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  
郎中持書北行柟倫之孫也 乙酉葬成蕭皇后于  
永阜陵 辛卯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  
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  
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  
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  
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  
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無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  
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  
怨侂胄因使皇子榮主職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  
不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  
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  
次山遂語彌遠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  
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  
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  
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  
可罷右丞相目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  
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  
冬十一月甲戌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  
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

以誅侂冑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冑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冑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且奭不足以擬其勲余嘉請加九錫趙師昇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當之

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廷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韓侂冑旣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蘇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鄧友龍于循州郭僕于連州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丙戌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丁亥立榮王曦爲皇太子更名懋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辛酉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

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  
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  
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卦於口侂胄當國或  
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  
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嘉定元年春正月壬辰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三  
月己丑王柎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  
歲幣爲二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  
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柎言奏于金主璟璟  
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

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胄事  
柎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柎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柎  
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  
可乎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  
決遣柎持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  
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  
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  
王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臨安大火火凡四日  
焚御史臺等官舍十餘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  
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十毀其七百

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姦  
 夏六月庚午王柙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主璟  
 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校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  
 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  
 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  
 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癸丑召立密同知樞密  
 院事未至卒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  
 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  
 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  
 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

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求  
 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  
 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  
 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  
 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江淮流民多甲午出米二  
 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  
 遣使來和議成下 詔諭天下 冬十月丙子以錢象  
 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  
 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 丙辰金主璟卒衛王永濟  
 立世宗第七子也 金主無子疏忌宗室以永濟柔弱

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  
已感疾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  
章政事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贈趙汝愚太  
師沂國公謚忠定後追封福王十二月戊辰錢象  
祖罷

嘉定二年春正月丁巳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  
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金章宗遺詔內  
人有娠者一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  
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  
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

為尼夏四月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  
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五月右  
丞相史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  
第持服以便咨訪蒙古入靈州夏主安金降夏自  
是益衰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冬十二月畏吾  
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唐之高昌也

嘉定三年春正月下詔招諭群盜仍戒飭有司郡守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百有自天會初與金議  
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  
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死心之秋八月遂侵葭

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蒙古兵至野狐嶺，金宗室承裕將兵，喪氣不敢拒戰。夜率兵南行，蒙古將遮別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僅脫身走蒙古。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嚙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

傳說邊事

嘉定四年春三月，臨安大火，焚省部等官舍，延及太廟。詔遷神主于壽慈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焚民居二千七十餘家。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家四月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扞求和。

劉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六月遣使如金。賀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秋八月。夏主安金卒。族子遵頊立。改元光定。號安全。曰襄宗。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金徒單鎰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忘失。叅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瑄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

綱目卷之四十一  
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結

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

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

耻哉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一蔚州擅取官

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人入紫

殺來水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

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三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二

千令屯媯川胡沙虎不悅一金益都人楊安少無

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遂自名楊安時

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

至翠屏口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木

赤察合台窩闊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

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

撫寧集寧東過平樂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至

忻代皆降于蒙古一閏九月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

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

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

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

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

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



獲兒嘴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  
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全  
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  
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  
堡金兵又大敗胡沙虎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  
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  
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  
輒出城蒙古遊騎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  
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  
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木虎高琪屯通玄門外

招捕之女兒時為群盜亦請降隸名軍中官至防  
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克敵戰軍得千餘人  
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鷄鳴  
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揖聚黨攻劫州縣山東大  
擾

嘉定五年春三月金紇石烈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  
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  
兵為可憂十二關建在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  
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帶克金  
宣德府遂攻德興府坎墉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

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

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

金人復守之夏五月癸酉安南王李龍翰死子吳

昂嗣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壻陳日昃因襲

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粟錢數千流莩滿野金泰安

劉二祖兵起掠淄沂州秋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

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

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

之展氏人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

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

而加諸至嚴之地甚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

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

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

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

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參養安逸為心

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

日消矣時不能用



日消矣時不能用

文化所宗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終

